

当我还沉浸在物理竞赛的题海中无法自拔时，中国科大就已成为我的启明星，伴我同行。

被“玩”物竞的人奉为“圣经”的《力学篇》和《电磁学篇》是科大赋予我的第一份礼物。书中程稼夫老先生那巧妙的思维曾无数点亮我的灵感，那严密的逻辑曾无数次吸引我前行。每当我看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这行小字，心里都会燃起对物理的极度好奇与对知识的渴望。物竞题海，如夜空般暗无边际，科大就是夜空中的那颗闪亮的星，给了我一个支点，让我得以撬动知识的大门。

诗3首

共享天伦到百年

——为同窗校友毕业50周年回母校而作

✱ 60级 李杰忠

同窗共读整五载，惜别重逢又五十。
风华正茂已不在，瞬间已过花甲年。
大学生活多美好，同学手足情谊浓。
玉泉学堂书声朗，大师授业多精辟。
红场阅兵真威武，金水桥边国庆欢。
通县劳动挥汗水，香山植树情意重。
报效祖国建四化，奉献青春佳年华。
夕阳生活无限好，共享天伦到百年。

沁园春·九三大阅兵

✱ 武道钰

威武雄狮，亮相京城，震撼阅兵。
看男女方阵，英姿飒爽，铿锵步履，
万众倾情。仰望蓝天，银鹰掠过，发出
神州怒吼声。洪流滚，视虎然铁甲，鬼
魅魂惊。曾经血雨腥。那年月，倭魔施
兽行，肆三光政策，灭亡国破，水深火热
，民不聊生。禹甸今朝，强军固本，重
器生辉御战争。东瀛闹，警钟当长响，捍
卫和平！

在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深深怀念和尊崇伟大的儿童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早在1931年他就主编《儿童科学丛书》，以实现科学救国之梦。

他在《牛顿和伽利略》这首儿歌中写道：“中国要牛顿，也要伽利略。”

抗战爆发后，他多次为儿童写抗日儿歌，激励孩子们憎恨日寇，献身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正义事业，“做一个抗日的小孩”。

1932年1月28日，在日寇侵犯上海后，他写了同名儿歌《一二八》：

当我和人聊起科大学生民乐团的时候，有人问我，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形容科大民乐团在你心中的精神气质，你怎么说？我一时语塞，并不是因为我无法找到这样一个词，而是由于我忽然意识到原来一个上百人的团体竟可以是一个如此复杂的存在，她的每一个侧面都能够反射出不同的重点和意义。来来去去的每一个人，团体发展的每一个时期，甚至是每周一次的排练，都在不断地赋予这个集体以新的含义。我2011年入团，四年对我来说，乐团的意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一个不时去放松一下，可以结识新朋友的地方，变成了某种更为重要的存在。我想团里的其他人也一定能或多或少感受到这种流变。人尚且如此，团体本身气质的变化必定更加令人惊讶，只是我们身在其中无法察觉而已。

正是这种意义上的流变，让我很难去给乐团的精神气质做一个准确的描述，或者说，到底什么才是乐团凝聚力的源泉？

我首先想到了音乐，想到了每周一次的排练，整整3个小时，三、四年如一日的过程中大家所付出的时间和汗水。我常跟

夜空中最亮的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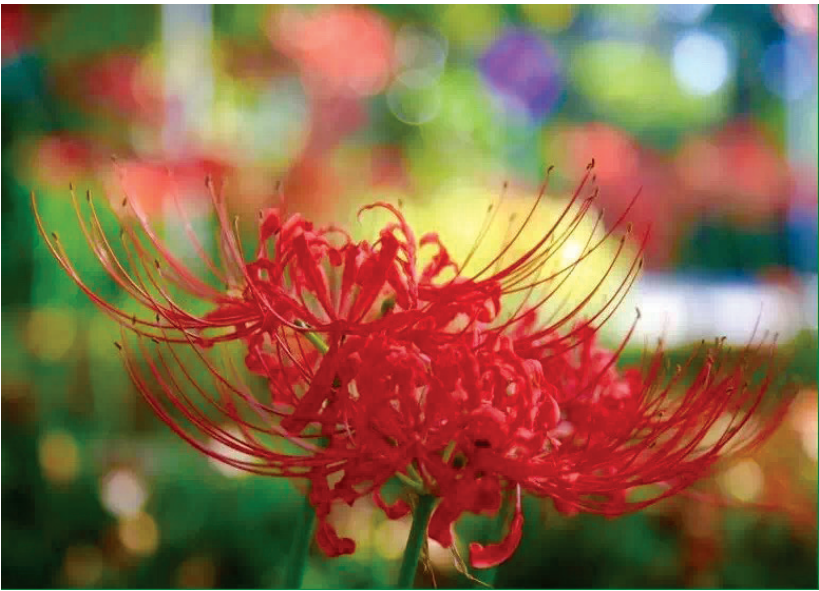
✱ PB15000 雷沛涵

后来，上了高三。那时的我，对未来的路还不甚清楚。去哪所大学？学什么？……仿佛置身于茫茫夜空，我的前路还笼罩在一片迷雾中。此时，科大成为我的北极星，指明了我要走的方向。有学长回来做报告，有同学参加冬令营回来相互交流，渐渐地，科大的轮廓逐渐在我脑海中成型——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培养未来20到30年各领域的精英人才，多么霸气的追求，却又是多么朴实的愿景！这不就

是我内心一直追求的方向么？

随着对科大越发关注，她在我心中的地位也越发清晰——愿得科大心，白首不分离。面对社会上的功利与浮躁之气，科大却独树一帜，把科学的真谛发挥到了极致。这点点星光照亮了我的内心，把我引上了一条纯粹的科学之路。

如今，我已是一名科大人，走进校门的那一瞬间，仿佛整个人都脱胎换骨。正当我暗自欣喜地认为我已经到达了“科学的彼岸”时，科大图书馆立刻给了我一个下马威：这个学，那个论，一串串根本看不懂的书名，让自信过头的我冷静了下



一鉴亭

副刊 第455期

又见校园彼岸花 青藤 摄

读陶行知先生的抗日儿歌

✱ 范洪义

中国学生顶呱呱！
活龙活虎义勇军，
丢掉书本来厮杀。

一二八，一二八，
中国商人顶呱呱！
决心不买东洋货，
东洋老板都焦急。

一二八，一二八，
中华名族顶呱呱！

打到少将打大将，
东洋才知中华辣。
一二八，一二八，
东洋帝国该倒塌！
联合起来拼老命，
拼命胜过拜菩萨。

这首儿歌琅琅上口，易懂好记，感染力强。1936年，他又为儿童写了“九·一八”五周年纪念儿歌。1939年，他还在重庆附近

野草漫生——致学生民族乐团

✱ PB11206 孙鹤

对乐团不了解的人说，如果你周一到周五随便找一个晚上，去东活7楼看看，十有八九都能碰到正在练琴的乐团孩子们。四年间，我在7楼听过喵的《霸王卸甲》，晴格格의《兰花花》，小睿睿的《三门峡》，男团的《冬至》，小畅的《走进快活岭》……还有许许多多同样优秀的演奏；四年间，也曾和大家一起攻克了《月儿高》、《童年的回忆》、《台湾追想曲》、《燕子》、《庆典》这些初看起来高不可攀的合奏大曲。每年的音乐专场演出，当最后一首曲子的尾音在观众的屏息凝神中渐渐消失时，我喜欢环顾四周，看着大家被汗水浸湿的袖口和闪亮的眼睛，我开始相信，音乐确实在我们之中流淌。

然而，随着我和乐团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我渐渐明白音乐是乐团生存发展的载体，是我们赖以和外界沟通，发出自己声音

趣，甚至当你的爱好跑偏到了喜欢养鱼弄草的地步，在乐团也绝对不乏同道中人。所以我想，如果说音乐是我们这个小小社团得以存续的基础，那么友善和包容就是我们前行的动力之一。

小畅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至今印象深刻，专场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个坐在礼堂等待音响老师调校话筒，小畅忽然转过来对我说：“每年专场前我的心情都很纠结，既希望专场快点到来又不希望时间过得太快，因为专场过了就意味着又有一批人要走了，又有一个时代要结束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因为感同身受。每年专场之后，就到了六月，老团员离校迫在眉睫，其中很多人都是在四年甚至更长时间（最长有九年）和大家朝夕相处，为了社团毫无私心共同奋斗的伙伴。分离不止意味着乐团的日常工作将面临不小的考验，更多的是情感上的不舍和怀念。但我们心里也都明白，离别是社团的常态，只有不断的吸收新鲜血液，才能将社团的精神很好的延续下去。为此，我们每年都会开设各种乐器教学班，尽量以最开放的姿态来欢迎喜欢民乐，对社团感兴趣的

来。是的，科学也许就是一片未知的黑夜，我们摸索其中，任何自以为了科学彼岸的想法都是幼稚而不切实际的。科大，“狠狠”地教训了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子，她让我更加认识到科学世界的无穷无尽。

这就是我眼里的中国科大。于我而言，她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在我彷徨无助、不知所措时，在我茫然若失、进退维谷时，在我心高气傲、自命不凡时，她用那光亮，驱走我身边的或心里的黑暗。

走在夜晚的校园里，有时我会抬头看看天空。这时，我总会想到我的明星，我的中国科大。

我默默地肃立在卢沟桥上

✱ 陈国良

我默默地肃立在卢沟桥上，
脑海浮现出七十八年前的烽火景象：
日本强盗鲸吞神州大地的野心，
在谎言的外衣和连串的借口中无限膨胀。

神圣的沃土惨遭侵占年年沦丧，
五千年文明古国面临生死存亡。
命运多舛的民族到了危急的时刻，
被迫以血肉之躯共筑一道御敌的屏障。

当凶恶的豺狼再次露出贪婪的目光，
守桥的将士怒吼“我死国生”奋起抵抗，
四万万同胞从此挺直了坚强的脊梁，
全面抗战的枪声就在这里开始打响。

从戎报国成为热血青年的时尚，
视死如归纷纷奔赴杀敌的战场。
操起大刀长矛直面现代化的武装，
卫国的壮举创造出彪炳千古的辉煌。

我静静地长跪在卢沟桥上，
点燃一柱虔诚祭拜先烈的心香。
腥风血雨已随历史脚步渐渐地远去，
勇士的英名将会永远受到后人的敬仰。

永定河水穿过桥洞缓缓地流淌，
浪花深情地把抗战的故事代代传扬。
受尽屈辱的炎黄儿女懂得和平的珍贵，
正齐心协力实践复兴中华的宏伟理想。

的合川县古圣寺创办了主要招收难童的育才学校。

陶行知先生用自己的儿童诗在孩子们的心田播下了爱国反帝的种子和科学救国的种子。可惜他的这些儿歌当年没有被音乐家谱成歌曲，知道的人不多。值此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之际，在此抄录这首儿歌，以缅怀陶行知学生以生命和热血叙写儿童诗的事业，体会它们的韵律、基调、节奏，以滋养当代教育工作者的思想境界，发扬爱国敬业精神，提高从事教育的活力。

新成员，哪怕是一点乐器基础也没有的同学，也可以很好的和团里的大家相识相知，在乐团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很多去年新人团的团员毛毛雨和卷卷苾都已经成为社团新一代的骨干力量。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乐团自由开放的文化。

音乐、包容和开放，我想其实用来描述学生民族乐团的关键词一定不止于此，正如我之前所说，乐团的意义丰富而富于变化。然而有一天晚上，我想起赫拉克利特所说的“相信变化才是唯一的永恒”，我忽然意识到这可能同样适用于乐团，音乐、包容、和开放这三个词汇本身就包含了变化的含义。回想民乐团的过去，从13年前建团开始就一直徘徊于众人视线的边缘，默默地进行着属于自己的蜕变，不拘泥于形式和环境，不断探索音乐上的可能性和人与人相处的和谐性，同时又并不急于求成，而是自得其乐的做好眼前的小事，宠辱不惊。这种坚定与淡然让我想到郊外岁岁枯荣的野草，四季交替，盛衰轮转，与草何妨？

“野草漫生！”我忽然脱口而出，这是我所能给予我们民乐团的最高敬意。